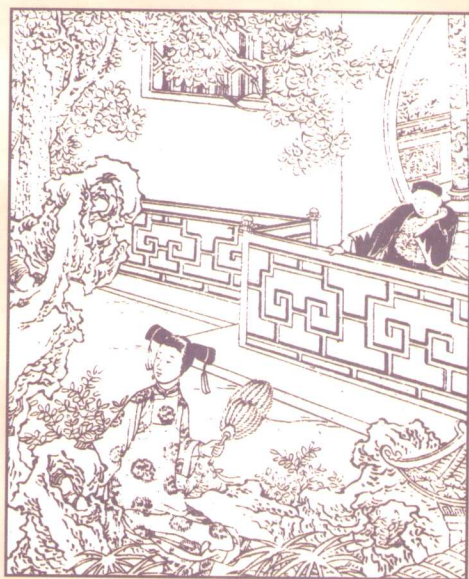


全本绘评

清宫十三朝演义



许啸天 著 施济群 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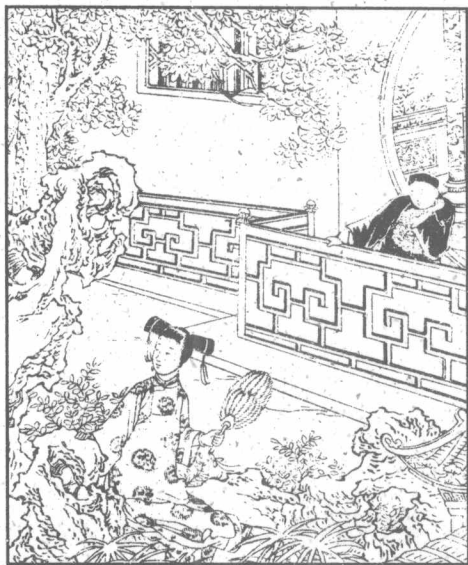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本绘评

清宫十三朝演义



许啸天 著 施济群 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宫十三朝演义(图文本)/许啸天著. 施济群评—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325-4694-7

I. 清... II. ①许... ②施...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4664 号

清宫十三朝演义(图文本)

(全三册)

许啸天 著

施济群 评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9×1194 1/20 印张 30.8 插页 9 字数 700,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300

ISBN 978-7-5325-4694-7

I·1939 定价: 6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T: 66511611

出版说明

以封建王朝的宫廷生活为题材，以小说的语言演绎历史的真实，这在中国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的文坛上，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由此问世的一批历史演义小说风靡海内。徐哲身的《汉宫二十八朝演义》、许慕羲的《元宫十四朝演义》、许啸天的《清官十三朝演义》都是一版再版。尤其是《清官十三朝演义》，从1926年首次出版至1949年为止，重版了将近三十余次，足见其为世人所瞩目。

此书生动真实地叙写了清官十三位帝王的宫闱历史。作者以丰厚的历史事实为经，以文学想象为纬，细致深刻地揭示了清代宫廷生活及其内部的皇权更替、政治斗争、宫闱秘闻、朝野佚事，情节曲折，描写生动，再现了一幅充满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

作者许啸天是鸳鸯蝴蝶派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以写历史题材的小说著称。除《清官十三朝演义》外，还有《唐宫二十朝演义》、《明官十六朝演义》等。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周瘦鹃在为其作的序中盛赞为“不亚于《水浒》、《三国》诸巨作”，“亦有大仲马之志”，可见《清官十三朝演义》亦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近几十年来，《清官十三朝演义》曾多次出版过，仔细翻检已出各本，便会发现其间存有不少的缺憾。最主要的问题是，所印行的文本大都未按照原本整理校正，让读者难以识见作品的原貌。如当时诸多著名文化人天虚我生、童仰慈、徐哲身为此书所作的题词和序文，文中施济群对每一回的点评，及一些文句和段落都有缺失。在编排形式上更难以做到新的突破，没有从丰富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审美内容上作出相应的努力。

此次出版《清官十三朝演义》，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读本。尤以呈现原作全本为主要目标，以精彩的绘评内容贯穿其中，力求以直观生动的表现形式，获得最深度的阅读效果。

以版本的选择而论，此次出版以国民图书公司1926年出版的初版本为底本。此版本堪称珍本，内容完整，序文、评语、插图一应俱全，国内很多大中型图书馆均无收藏。在领略清代宫廷纷纭复杂的权力争斗和帝王后妃的情爱纠葛的同时，读者会欣赏到当时著名文化人施济群冷静切当的点评，既有对小说家写作技法的总结，又有对宫闱事件令人警醒的剖析。如写到香妃被迫入宫，请求赐死后，乾隆悲痛之余为其立碑题词。施济群于此回评曰：“写香妃缢死一段，母尽其慈，妻尽其爱，香妃尽其烈，而乾隆帝尽其情，各有血忱，跃跃纸上。读之令人感，令人敬，令人爱，令人悲，令人怜惜，令人痛哭。许君许君，何笔弄人一至于此耶！”剖析深切，实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因而，此类评语具有较强的助读功效。

书中的插图以民国初年为原书所绘一百幅《清官艳影图》最为生动，

每一幅图均对应于相应的回目，俨然一出出官闱大戏的华彩剧照，或全景式地反映本回的情节，或侧重于展现所涉及到的重大事件。除此之外，本书还新增百余幅描绘清史重要史实的相关插图，画面传神，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生动的图片与俏净的文字互动生辉，会使读者在深层阅读中获得全新的审美感受。

为了反映此书的真实原貌，本次整理以初版本为底本进行标点、重新分段，并对原书中明显的字词讹误和逻辑错乱处加以梳理并一一订正，其余一仍其旧，一律不加删改。作为旧时代的文人，作者若干文学史观和对历史的认识，或有错误及不妥，这是需要读者在阅读中予以甄别注意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6月

题许啸天新著《清宫十三朝演义》

天虚我生

鹊巢朱果太离奇，神话相传半信疑。
却被聪明人说破，姜嫄简狄尽如斯。

成败兴亡转瞬中，帝王家国总归空。
十三陵上孤臣泪，定与樱桃一样红。

禾黍秋风半草莱，十年史馆未曾开。
拚将一部《东华录》，说向茶余酒后来。

百战河山一局残，独留文字供洸澜。
中原此后无君主，应作龙门绝笔看。

序

自满清入主中夏以来，其中有两大遗憾。一则汉族遭其蹂躏，一则官庭自为逸乐，收天下汗血之资，供一己声色之用，天下不平事，孰有甚于此者哉！考其二百六十余年中，自关外以至于入关，定鼎燕京，共计十三朝。我汉人忘亡国之痛，北面称臣，为虎作爪牙，所得甚少。而彼家天下者，横征暴敛，竭尽膏血，所失实多。慨乎逊清当国之中，对内战争有三次为最巨：一为入关之初，奄有中夏，征服南方，杀戮甚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显著者也。二为洪、杨之役，自金田结党以至于南京开科，太平天国据有十余省之多，十余年之久，就中争城夺地，两军相接，鸡犬不留。故曾、左、彭、李诸人，在满清则为功臣，在汉族则为屠手。三为武昌起义，光复汉族。清将自忘汉人，一意顽抗，烧杀汉口，事亦至惨。对外战争，以中英、中法、中日、联军四役为最烈。赔偿军费，悉出民间，此国人所以日愁穷蹙也。至于官庭之事，昔日无人敢道，实则趣闻秘史，较民间为多。综十三朝内外始终之事观之，正如舞台演剧，忽而锣鼓喧天，忽而笙歌匝地，此许子嘯天所以有《清官十三朝演义》之作也。书成问序于余，余即摭拾其大略付之，藉以为序云。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
上浣鄞县爱倭童仰慈序于澥上

序

吾国四万万人民，去妇女外，仅得其半。此半数之中，求其识字者，百不得一。求其能读普通文字者，千不得一。求其读高尚书籍而能阐发者，万不得一。于是先觉之流，大声疾呼，兴起通俗教育，灌输浅近文字于普通人民之脑海，苦心孤诣，其法綦良。惜乎困于经济，收效恒鲜。予尝谓当别辟径途，循诱社会心理，用急进法，其惟小说乎？迺来书肆，发行小说，多数注重风月文章，谓其陶写性情则可，谓其增长知识则不可。许子啸天，文学界之健将也。所作文字，散见各报纸杂志甚夥。今春与予三月不见，偶询同人，佥谓方闭户著书。予逆料必有惊人之作贡献社会，果不阅月而以煌煌大作示予，书曰《清宫十三朝演义》，凡百回。翻阅一过，较《东华录》尤详。吾知是书一出，已读《东华录》者必读，未读《东华录》者必更读，盖小说往往较正史引人入胜也。古代历史甚众，然岁月迢远，情势变迁，后之人虽欲改革维新，已无所施其心力。清代去今仅仅十有五年耳，读此即知君主威权与现世潮流不合，读此即知民国基础非错节盘根不可。故是编演义，诚普通人民具世界眼光之终南捷径也。至辞藻香艳，叙事精详，脉络分明，布置密致，作者磐磐久经驰誉，雅不欲再赘芜辞，自蹈标榜。所堪代信者，付梓而后，洛阳纸贵，是意中事耳。是为序。

民国十五年五月上浣徐哲身

自序

许啸天

我著成了这部《清宫十三朝演义》以后，不由我回忆起幼年时候的情形来。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依着阿兄，住在杭州地方。那杭州在前清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旗营的吗！这旗营，便是满洲八旗兵卒驻防的地方；他驻扎在那里，防些什么？老实说，他原是防我们汉人造反。这一类八旗驻兵，不独杭州有，那武昌、扬州、广州，全中国凡是重要的都市，都有他们的子弟兵看守着，好似“看守所”的看守罪犯一般。日子久了，子子孙孙在这驻防的地方传种接代下去，兵也不像个兵了。一走进旗营去，只见平坦宽阔的道路，整齐清洁的房屋，高髻长袍的旗婆，穿红着绿的旗人的小孩子嬉嬉笑笑，触目都是。那名叫旗兵的，都穿着漂亮的袍褂，他们只讲究托雀笼、捏铁弹子、坐茶馆、看娘儿们。说起看娘儿们，我还记得故老传说下来有一件故事：他们满洲人仗着战胜的余威（是不是战胜，还是我们不争气的汉奸去迎接他进关来做一个现成的中原之主，这里面还有个疑问），在二百多年以后，还是气焰万丈的杭州那座旗营，靠近西湖，占据了天然美丽的风景；凡是我们汉人住在城中要去领略西湖湖光山色的，总要穿过旗营，出钱塘门，从白堤一带走去。但是做汉人的，不论男女，你若在他们满洲人的地盘上经过，多少总要受他们的侮辱，尤其是汉人的妇女。杭州的妇女，多喜烧香；那大小庙宇，几乎全占满了西湖的山巅水涯。每到春天香汛时候，一肩软轿，轿中端坐着一个娘儿们；那肩舆接接连连穿过旗营，飞也似的抬向湖边去。江南女子，性喜佻傥；但大半也是借此游春，与湖光山色求一度的良晤起见的。可怜这班脂粉娇娃，每坐着轿，经过旗营的时候，便遭那班所谓旗兵的和狼虎一般喝令停住，把一肩翠舆团团围住，把轿帘攀下来，对着娘儿们评头品足，任意调笑，直把这妇女弄得娇啼婉转，脂粉淋漓，他还不肯放手。唉！这便是我们汉人战败的报应！后来有一位汉人，做了浙江抚台，打听这个消息，便勃然大怒。亲自坐着小轿，遮起轿帘，在轿后面故意挂些妇女烧香用的物品，打从旗营里抬过。那班旗兵见了，又放出老脾气来，上去把轿子拦住，轿帘卸下。一看，里面坐着一个老头子，正在诧异的时候，那老头喝一声：“抓！”亲兵上前来，把几个最轻薄下流的旗兵揪住。老头子下轿，亲自送他去见将军。将军虽说是他们自己人，但看看事体闹得面子上太下不过去了，只是传军令，把这几个轻薄的旗兵一齐砍下脑袋来。在二百年以后的满洲人尚且如此骄横，那初进关时的满洲人的气焰也便可想而知了。在杭州一处地方，八旗驻防兵的举动如此野蛮，那全国凡是有旗营地方的汉人，所

受他的蹂躏情形自更不待说了。休说别人，便是我住在杭州的当儿，年轻胆小，每次经过旗营时，莫说受那旗兵的欺侮，便是那长不满三尺的旗娃子，他见了汉人，至少也要向你掷几块石子，骂几句污辱祖宗的话。这是何等的可厌而又可愤的事！不想我因为这一厌恨，到十七岁上，便割去了发辫，跟着徐锡麟、秋瑾这班人闹起种族革命来，——当时我奔走革命的事实详载在二十年前出版的《越恨》一书中。在这种族革命成功以后，著了这一部长篇的《清宫十三朝演义》。我写清宫的昏乱情状，也好似那杭州旗兵的昏乱情状一般。他们满洲人对于我们汉人的一类行动，果然可恨；我们汉人受了满洲人那种蹂躏，果然可怜。但这也是弱肉强食、自暴自弃应有的结果，况且又都是过去的事体，我也不忍去深论了。只是他们满洲人受了汉人三百年的供养，平日一事不做，一业不就，一声革命，生机四绝。到如今上自皇室，下至八旗残族，一般的陷落在窘迫的旋涡里。他们的老家东三省早已没有他们插足之地了，便是散处在中国各处的也是气息奄奄，竟有灭种之忧。我说到这里，便再把我《王阳明集序文》里一段话记录在下面：

我们这班东方人，也不是自己愿意做福气人的，尤其是不是自己愿意做万劫不复底奴隶牛马的，这大半是老天害我们的。老天害得我们真好苦！这老天的耽误我们，正好似从前满清进关的时候，把他的八旗子弟驻扎全中国几个繁华热闹的地方，受汉人的供养。正经事业也不做，正经技术也不学。终日提鸟笼，坐茶馆，斗口打架，讲究吃着，调笑妇女，养得他脑满肠肥，自忘记了自己的时辰八字。到了民国手里，一声革命，八旗子弟和他的皇帝都成了废人，他的生计也要民国替他筹划，他的皇室也要民国优待他。他们平日既无一技之长，民国政府自顾不暇，他们只得活活冻死的冻死、饿死的饿死。连那溥仪，也天天押卖着古董过日子。这不是那八旗子弟和溥仪先生自己的错，这明明是满清时候，满清皇帝因宠爱自己种族和宠爱自己子孙耽误他的。我们东方人，也因老天宠爱我们，给我们生长在这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的地方，养得我们昏天黑地的，自己忘记了时辰八字，耽误我们，成了这个只图安息的惰性。

因此，你们读了这部《清宫十三朝演义》，且慢笑他们，慢恨他们，你们要记得“安乐死人，艰苦生人”这八个字。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三日，在上海

目 录

题许啸天新著《清宫十三朝演义》	天虚我生	1
序	童仰慈	1
序	徐哲身	1
自序	许啸天	1
第一回	杏花天里莺鸣燕唱 布尔湖边月证山盟	1
第二回	洞房天半神仙眷 毡幕地中龙虎儿	8
第三回	三尺粉墙重温旧梦 六十处女老作新娘	15
第四回	灯前偷眼识英杰 林下逐麋遇美人	22
第五回	割发要盟英雄气短 裂袍劝驾儿女情长	29
第六回	腰间短刀斩伏莽 枕边长舌走英雄	36
第七回	依佟氏东床妙选 救阿太西辽鏖兵	40
第八回	古埒城觉昌死难 抚顺关尼堪断头	46
第九回	脂香粉阵靡雄主 睡眼朦胧退敌兵	52
第十回	奸外母蒙格枉死 避内江努尔求尸	58
第十一回	羨繁华观光上国 赖婚姻得罪邻邦	64
第十二回	杀亲子祸起骨肉 投明主初试经纶	70
第十三回	被底红颜迷降将 腔中热血赠知人	76
第十四回	苏子河边淹战将 萨浒山下困雄师	81
第十五回	兄逼弟当筵结恨 甥杀舅登台焚身	87
第十六回	翠华园神宗醉玉肤 慈庆宫妃子进红丸	94
第十七回	依翠偎红将军短气 娇妻雏儿天子托孤	100
第十八回	逼宫庭纳喇氏殉节 立文后皇太极钟情	106
第十九回	朱唇接处嫂为叔媒 黄旗展来臣尊帝号	113
第二十回	传疑案宸妃逝世 惊艳遇洪帅投诚	119
第二十一回	多尔袞计歼情敌 吉特后巧偿宿缘	125
第二十二回	露奸情太宗暴殂 见美色豫王调情	132
第二十三回	救爱妾三桂借兵 杀宫眷崇祯殉国	138
第二十四回	酬大勋太后下嫁 报宿恨天子重婚	145
第二十五回	悲离鸾小宛入宫 誓比翼世祖游园	151
第二十六回	入空门顺治逊国 陷情网康熙乱伦	157
第二十七回	劫民妇暗移国祚 遣国师计杀储君	163
第二十八回	小二哥暂充钦差 皇四子大战侠客	169
第二十九回	甘凤池座上献技 白泰官山中访盗	174
第三十回	斗法术计收血滴子 换娇儿气死陈阁老	179
第三十一回	康熙帝挥泪废太子 汪绅士接驾失弱女	185

第三十二回	改遗诏雍正登位 好美色胤禩丧命	191
第三十三回	红灯热酒皇子遗爱 煮豆燃萁兄弟化灰	197
第三十四回	牛鬼蛇神雍和宫 莺燕叱咤将军帐	203
第三十五回	鸟尽弓藏将军灭族 妻离子散国舅遭殃	209
第三十六回	破好事大兴文字狱 报亲仇硬拆鸾凤俦	216
第三十七回	破腹挖脑和尚造孽 寨帘入帏亲王销魂	223
第三十八回	弓鞋到处天子被刺 手帕传来郎君入彀	230
第三十九回	宝亲王私通舅嫂 乾隆帝宠爱香妃	237
第四十回	狱中回妇深夜被宠 宫里天子静昼窃听	244
第四十一回	念父母乾隆下江南 争声色雪如登龙舟	250
第四十二回	东征西讨福康安立功 依翠偎红皇太子偷香	256
第四十三回	证前盟和珅弄权 结深欢高宗宿娼	262
第四十四回	莺莺燕燕龙须纤 叶叶花花云雨楼	267
第四十五回	脱簪苦谏皇后落发 奋拳狠斗天子被擒	273
第四十六回	涿州府皇孙出现 同乐园宦女失身	279
第四十七回	莺啼燕唱江南去 匣剑帷灯刺客来	284
第四十八回	文字奇冤冢中戮尸 姊妹绝艳水底定情	289
第四十九回	红灯照处美人死 绿树荫中帝子来	295
第五十回	死宝妃高宗伤往事 游离宫嘉王窥秘像	300
第五十一回	燕瘦环肥国外选色 偷寒送暖宫内纳姬	306
第五十二回	老头子纪昀妙解 女孩儿福公祝寿	311
第五十三回	奇珍异宝和珅抄家 擎石蹋树成得献技	317
第五十四回	遇宫变煤黑子效死 献巧艺王董氏伤生	323
第五十五回	崇节俭满朝成乞丐 庆功劳一室作饿夫	329
第五十六回	弃旧怜新宫中杀眷 莺啼狮吼床上戕妃	335
第五十七回	敬事房驮妃进御 豫王府奸婢杀生	341
第五十八回	皇儿仁慈不杀禽兽 天子义侠挽救穷酸	346
第五十九回	姑谋妇皇后中毒 妾救夫烈妇偷尸	351
第六十回	创异教洪氏起义 知死期穆相辞行	358
第六十一回	昏灯哀语慈后逝世 香钩情眼荡子销魂	364
第六十二回	美人计宜娇救阿兄 烈女行文宗罢选秀	370
第六十三回	宣武门外名媛倚闾 钉鞋铺中贞妇投梭	376
第六十四回	皇恩浩荡冰花失志 依情旖旎四春承欢	382
第六十五回	金莲贴地琼儿被宠 粉庞失色紫瑛丧生	389
第六十六回	目成心许载徵蒸族姑 歌场舞榭玉喜识书生	395
第六十七回	倾心一笑杏花春解围 祝发三年陀罗春守节	402
第六十八回	金莲点点帝子销魂 珠喉咧咧阿父同调	408

第六十九回	美人落魄遭横暴 天子风流选下陈	413
第七十回	琼珠翠玉聘儿去 婉转歌吟引凤来	418
第七十一回	杀汉女胭脂狼藉 攻粤城炮火纵横	424
第七十二回	兰贵妃寄腹产载淳 咸丰帝避难走热河	430
第七十三回	泣脂啼粉梦警三更 画栋雕梁园付一炬	436
第七十四回	防懿妃文宗草遗诏 立怡王肃顺夺国玺	442
第七十五回	除异己慈禧有急智 烛奸谋安后运独断	448
第七十六回	安得海好货取祸 郑亲王贪色遭殃	454
第七十七回	十年富贵奴凌主 一曲昆簧帝识臣	461
第七十八回	李鸿藻榻前奉诏 嘉顺后宫中绝食	467
第七十九回	争大统吴可读尸谏 露春色慈安后灭奸	473
第八十回	李莲英擅宠专权 慈安后遭妒惹祸	479
第八十一回	荣禄初入宫禁地 懿妃死偿恩情债	484
第八十二回	慈安太后为嘴丧命 岫元道士望气得意	490
第八十三回	白云观太后拈香 神仙会郁氏纳贄	496
第八十四回	花明柳暗颐和园 弹雨硝烟高丽宫	502
第八十五回	西苑内皇帝听艳歌 坤宁宫美人受掳掠	508
第八十六回	劝亲政翁师傅荐贤 兴醋波瑾珍妃被谪	514
第八十七回	幸名园太后图欢娱 坐便殿主事陈变政	520
第八十八回	三月维新孤臣走海上 半夜密议皇帝囚瀛台	526
第八十九回	寇太监殿前尽忠节 游浪子书馆惊宠遇	531
第九十回	接木移花种因孽果 剑光血痕祸发萧墙	536
第九十一回	烽火满城香埋枯井 警骑夹道驾幸西安	541
第九十二回	植蚕桑农妇辱吏 闹宫苑喇嘛驱魂	546
第九十三回	舒郁愤无聊踏春冰 忆旧恨有心掷簪珥	551
第九十四回	碧血溅衣寡君自晦 青衣入侍稚子蒙恩	556
第九十五回	开贿赂奕劻鬻爵 兴赌博小德摆庄	562
第九十六回	恨绵绵瀛台宴驾 阴惨惨广殿停尸	568
第九十七回	乱禁阙再建晶园 争封典两哭寝陵	574
第九十八回	保家声醇王忍小节 断国脉宣统让大位	580
第九十九回	丧心病狂大辀儿复辟 衣香鬓影小皇帝完婚	585
第一百回	封闭清宫溥仪走天津 畅谈风月全书结总目	5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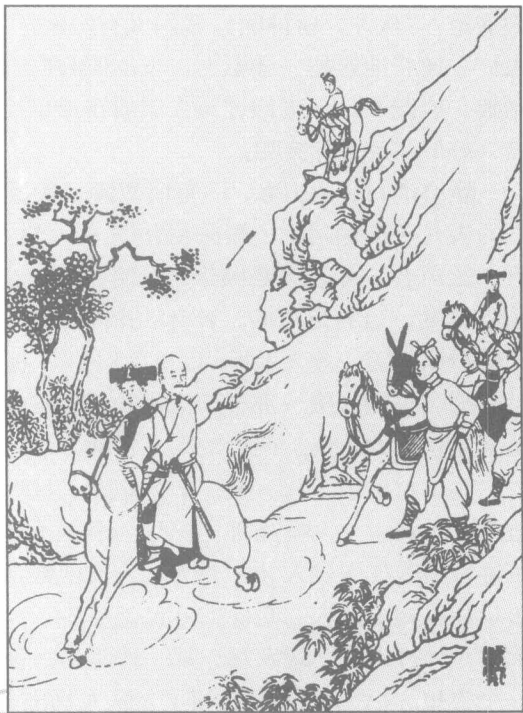
里头阿监已无存，处处原陵夜色昏。谁是宣阳斗鸡叟？向人雪涕说开元。
悵悵官娃有废斜，繚垣荒径入田家。春风麦饭无人洒，吹落棠梨满地花。

第
一
回

杏花天里莺鸣燕唱

布尔湖边月证山盟

翠峦列枕，绿野展茵；春风含笑，杏花醉人。在这山环水绕、春花如绣的一片原野里，黄金似的光，斜照在一丛梨树林子里。那梨花正开得一片雪白，迎风招动。那绿顶紫领的小鸟，和穿梭似的在林子里飞来飞去。从高枝儿飞到低枝儿，震得那花瓣儿一片一片的落下地来，平铺在翠绿的草地上，好似一幅绸子上绣着花朵儿一般；夹着一声声细碎的鸟语，在这寂静的林子里，真好似世外桃源一般。正静悄悄的时候，忽然远远的听得一阵铃铛响，接着一片娇脆说笑的声音。当头一匹白马，马背上驮着一个穿紫红袍的女孩儿。看他擎着白玉也似的手臂，一边打着马，斜刺里从梨树林子里跑了出来。后面接二连三的有两个姑娘，一般也骑着马，从林子里赶出来。看去一个穿翠绿旗袍的，年纪大些，约摸也有二十岁前后了；一个穿玄色旗袍的，年纪大约十七八岁。他两个一边赶着，一边嘴里笑骂道：“小蹄子！看你跑到天上去？”看看赶上，那女孩儿笑得伏在鞍轭上，坐不住身；后面一个姑娘，拍着手笑嚷道：“倒也！倒也！”这穿红袍的女孩儿，一个倒栽葱，真的摔下马来。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这女孩儿躺在上面，真好似睡在软褥子上一般。这娃子正要挣扎着爬起身来，后面两个姑娘已经赶到面前。他们急急跳下马来，抢上前去，一个按住肩儿，一个骑在他胸脯子上，按得个结实。一齐掳起了袖子，数他的肋骨。那地下的女孩子，笑得他只是双脚乱蹬。他擎起了两条腿儿，袍幅下面露出葱绿色的裤脚来，一双瘦凌凌的鞋底儿向着天。他们玩够多时，才放手让他坐起来。这小女孩子，望去年纪也有十五六岁了，长着长笼式的面庞儿，两面粉腮儿上擦着浓浓的胭脂，一双水盈盈的眼珠子，斜溜过去，向那姑娘狠狠的瞪了一眼，接着“嗤”的一



忽听得半空中，呜呜呜一阵响；三枝没羽箭，落在他马前。

声，笑了出来。这一笑，真是千娇百媚，任你铁石人看了也要动心。那年纪大的姑娘，指着他对那穿玄色旗袍的姑娘说道：“二妹子，你看三妹子，又装出这浪人的样儿来了。”那三妹子笑说道：“我浪人不浪人，与你们什么相干？”说话的当儿，那大姑娘蹲下身去，擎着臂儿，替他三妹子拢一拢鬓儿，说道：“你看梳得光光的后鬓儿，出门来便弄毛了。回家去给妈见了，又要听他叽咕呢！”那三妹子一边低着脖子，让他姊姊给他拢头，一边嘴里叽咕着说道：“还说呢？回家去妈问我时，我便说两个姊姊欺侮一个妹妹。”原来他姊妹三人，梳着一式的大圆头，油光漆黑，矗在头顶上，越显得袅袅婷婷。那两片后鬓，直披在脑脖后面，衬着白粉也似的颈子，便出落得分外精神。前鬓儿边，各各插着一朵红花，越显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

一回儿，那二姑娘拔着一手把小草儿来，三人团团围坐着斗草玩儿。正玩得出神，忽听得一声吹角响，大姑娘嚷道：“爹爹回来了，咱们看去！”三姑娘回头看时，果然见他父亲跨着一匹大马，领头儿跑在前面。后面跟着一大群骡马，有七八条大汉，手里擎着马鞭子，各各骑着马赶着。望去黑黧黧的一串，慢慢的在山坡下走过去。三姑娘看见了，便丢下他两个姊姊，急急爬上马背，飞也似的赶了过去。这里大姑娘和二姑娘，也各各骑上马背，跟在后面。他父亲幹木儿，远远的见他女儿赶来，便停住了马候着。他是最欢喜三姑娘的，看看三姑娘一匹马跑到面前，便在马背上搂了过来，和自己叠着坐在一个鞍子上，一面说笑着走去。走了一程，远望山坳里，露出一堆屋子来。那屋子也有五六十间，外面围着一圈矮矮的石墙。幹木儿回过头来，对他的同伴说道：“我们快到家了！……”一句话不曾说完，忽听得半空中“呜呜呜”一阵响，三枝没羽箭落在他马前。幹木儿看了，脸上陡的变了颜色。只说得一声：“噫！”便气得他胡须根根倒竖，眼睛睁得和铜铃一般大，说道：“他们又来了吗？”便回过头去高声嚷道：“伙计，留神呵！我们又有好架打了！”那班大汉听了，齐喝一声：“拿家伙去！”便着地卷起一缕尘土，飞也似的向山坳里跑去。他姊妹三人，也跟着快跑。三姑娘一边跑着，一边回过回头去看看布库里山尖儿上，早见有一个长大汉子，骑着马站着，好似在那里狞笑呢。

静悄悄的一座山乡，一霎时罩满了惨雾愁云。幹木儿家里，人声闹成一片。幹木儿的大儿子诺因阿拉，爬在屋脊子上，不住的吹那角儿，呜呜的响着。这一村里的人听了这声音，知道又要械斗了，便各各跳起身来，手里拿着家伙，往屋外飞跑。也有骑牲口的，也有走着的。幹木儿领着头儿，一簇人约有三五百个，一齐拥出山坳来。山坳口原筑着一座大木栅门，他们走出了栅门，幹木儿便吩咐把栅门闭上，娘儿们都站在栅门里面张望。那布库里山北面梨皮峪的村民，和这山南面布尔胡里的村民，原是多年积下的仇恨。两村的人，常常寻仇雪恨，一言不合，便以性命相搏。到如今已有三年不打架了。这一天，梨皮峪的人打听得幹木儿从岭外赶得一群骡马回来。梨皮峪有一个村主，名唤猛哥，已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他膝下有一个儿子，名唤乌拉特，出落得一表人才，膂力过人，他常常带领村众过山去报仇，总是得胜回来，这布尔胡里村上的人，吃他的亏已是不少，人人把这乌拉特恨入骨髓。如今他又带领一大群村民过山来，意欲劫夺那一群骡马。他一个人立马山顶，先发三枝没羽箭，算是一个警报。后来见幹木儿领了大队人马出来，他便把枪杆儿一招，那梨皮峪的村民，

跟着他和潮水似的冲下山来。到得一片平原上，两边站成阵势，发一声喊，刀枪并举，弓箭相迎，早已打得断臂折腿，头破血流。幹木儿骑在高头大马上，指挥着大众，见有受伤的，忙叫人去抢夺回来，抬到栅门里面去。那班娘儿们忙着包腿的包腿，扎头的扎头。便是那幹木儿的三个女儿，也挤在人堆里帮着搀扶包扎。

他姊妹三人，大姑娘名叫恩库伦，二姑娘名叫正库伦，三姑娘名叫佛库伦。恩库伦已嫁了丈夫，正库伦已经说定了婆家，只有佛库伦，还不曾说得人家。他三姊妹都长得美人儿似的，只有佛库伦长得格外标致。平日村坊上的男子们，见了佛库伦，谁不爱他。便是没有话说，也要上去和他兜搭几句，借此亲近亲近美人的香泽。无奈这布尔胡里村坊上男子虽多，却没有一个看得上他的眼的。见了这班男子，连正眼也不肯瞧他一瞧。如今见自己村坊里的人和别人打架，不觉激发了他义愤的心肠，便帮他母亲姊妹在栅门里看管那班受伤的。一回儿搀扶这个男人，一回儿安慰那个男人，一回儿替他们包扎伤口，一回儿拿水浆牛奶喂他们吃。说也奇怪，那班受伤的人，凡是经过三姑娘服侍的，便个个精神抖擞，包好了伤口，重复跳出栅门去厮打。这一场恶斗，布尔胡里的村民，和前三年大不相同，人人奋勇，个个拼命。看看那边梨皮峪的村民，渐渐打败下来。

那乌拉特站在马背上，看看自己的村民渐渐有点支不住了，他便大喊一声，跳下马来，舞动长枪，向人丛里杀进去。那枝枪舞得四面乱转，大家近不得他的身，让出一条路来，他直奔幹木儿马前。幹木儿眼明手快，看看他到来，便在马上挽弓搭箭，飕的一声，那乌拉特肩窝上早中个着。只听得他大喊一声，转身便走。这里幹木儿拍马追去，三五百村民跟着大喊：“快捉乌拉特！快捉乌拉特！”这时梨皮峪的村民，见头儿受了伤，人人心惊，个个胆寒。大家转身把乌拉特一裹，裹在人丛里，向山顶上逃去。这里面独恼动了个诺因阿拉，他在三年前和梨皮峪人械斗，曾吃乌拉特一箭，如今他见乌拉特也中了一箭，他如何肯舍？便紧紧的在后面追着，一心要把乌拉特生擒活捉过来，要报他一箭之仇。他逢人便杀，见马便刺，把这梨皮峪的人杀得落花流水，东奔西逃。他们到这时恨爹娘不给他多生两条腿跑得快些。看看杀到布库里山顶上，离自己人也远了；那梨皮峪村民，也七零八落，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不多几个了，但是那仇人乌拉特兀是找寻不到。诺因阿拉到底胆小，不敢追过岭去，便停枪勒马，跑下山来。

这一遭，布尔胡里人得了大胜，便人人兴高彩烈，狂呼大笑。立刻斩了三头牛，六腔猪，十二腔羊，一百只鸡，召集了许多村民，男女老小，在幹木儿院子里大吃大喝起来。恩库伦姊妹三人，也跟着他爷娘吃酒。这一夜是四月十五，天上圆圆的挂一个月儿，照在院子里，分外精神。那佛库伦姑娘，重匀脂粉，再整云鬓，在月光下面走来走去，那脸上出落得分外光彩。引得那班吃酒的人，未饮先醉，只听得满院子嚷着三姑娘的名字。有几个仗着酒盖住脸，上去和他胡缠，恼得三姑娘一溜烟避出院子去玩月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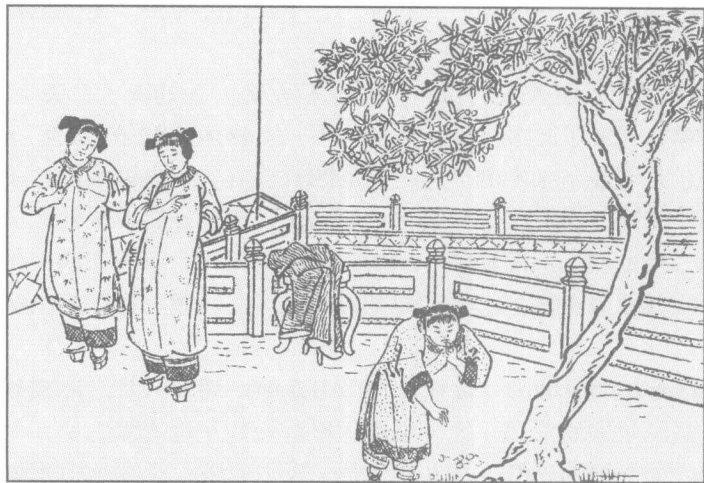
天上明月，人间良夜。这布尔胡里地方，位置在长白山东面。胡天八月，冰雪载途，又在这万山丛沓之中。虽说是偏僻荒凉，绝少生趣，但是一到了这春夏之交，一般也是清风入户，好花遍野。如今这佛库伦，是人间绝色，天上青娥；长在这山水穷

僻之乡，毳幕腥毡之地，他孤芳独赏，对此良辰美景，便不觉有美人迟暮之叹。回想到布尔胡里的村民，都是一班勇男蠢妇，绝少一个英姿飘爽的男儿，可以和我佛库伦配得良匹的。他想到这里，又回想到日间那个乌拉特，他立马山头那种英雄气概，后来他指挥村民，直冲栅门，他那面庞儿越发看得亲切，真可以称得“唇红齿白，眉清目秀”八个字。像我佛库伦，倘能嫁得这样一个夫婿，才可称得才子佳人，一双两好呢。如今我和他是世代仇家，眼见得这段姻缘，只得付之幻影空花了。这是佛库伦女孩儿的心事。他站在院子外面，抬着脖子，一边望着月儿，一边钩起了他一腔情思。这个心事，除现在我做《清宫十三朝演义》的人外，在那时，只怕只有那天空中的一轮明月知道罢！佛库伦想到心烦意乱的时候，便忙撇下。忽然想起那布尔胡里湖边的夜景，一定不弱。这湖边是他和两个姊姊常常去游玩的，离家门又不远，他便悄悄的一个分花拂柳的走去。

绕过山坡，便露出一片湖水来。这时四山沉寂，临流倒影。湖面上映着月光，照得和镜子一般明静。他拣一块临水的山石上坐下，一股清泉，从山脚上流下来，流过石根，发出潺潺的响声来。佛库伦到了这时，觉得心旷神怡，胸中尘俗都销。他仰着脸，只是怔怔的看着天上的月儿。忽然听得山脚下微微有人喘息的声音，接着悉悉索索一阵响，从长草堆里爬出一个人来。佛库伦见了，不觉吓了一跳。正要声张起来，只见那人抬起头来，他面庞映着月光，佛库伦认得便是那乌拉特。这时他一寸芳心，不觉一阵跳动，忙把手绢儿按住了朱唇，静悄悄的站在一旁看他。只见乌拉特在地下爬着，可怜他浑身血迹模糊，脸色青白，嘴里不住的哼着。他挣扎着挨到那泉水边，低下头去，伸着两手，掬起泉水来往嘴里送。一连吃了几口，才觉得精神清爽些。谁知他一回头，见一个美人儿站在他面前，不觉吓了一跳，便喘着气问道：“姑娘，可是布尔胡里村中的人么？”佛库伦听了，不好意思和他答话，便微微的点了一点头。乌拉特见了，便颤危危的站了起来，一步一步的向佛库伦身边走来。佛库伦看了，认做他要来报仇，忙转过身要逃去。那乌拉特在后面气喘嘘嘘的说道：“我乌拉特受了重伤，如今吃姑娘看见了，料想要逃也逃不脱身；姑娘你也不用回去惊动大众，我有一柄刀在这里，请姑娘把我的头割下来，拿回村去。一则，也显了姑娘的功劳；二则，我死

在美人儿似的姑娘手里，也是甘心的。”他说着，从怀里拔出一柄刀来，“唿啾啾”一声，丢在地下，他自己的身子也跟着倒了下来。

佛库伦听他话说得可怜，又见他扑倒在地面上，身子动也不动，一时倒也



述前朝细叙原流